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四十二回 還原璧疑破金鎖案 嘲聾卿戲編竹枝詞

話說寶玉正在記掛鴛鴦劍，見劉姥姥跟了一個老婆子來到蘅蕪苑。劉姥姥送還鴛鴦劍，道：「前兒趕回家去，把劍交給他們，依二爺的話叫他們掛在女孩子屋裡。妖怪走到屋門口不敢進去。到第二天晚上，妖怪自己尋死，不知怎樣又去鬧這女子，只聽得響了一聲，外面撥門進去，那怪跌倒地上，脖子裡鮮血淋淋，現出原身，是一隻蛤蟆。他們把死蛤蟆撩棄，夜裡就安靜了。就要備了禮物來孝敬二爺，磕頭道謝。我對他們說，這府裡不輕易進去，二爺也不希罕你們東西，等他女孩兒病好了，就帶他進來當面謝二爺，還要見見奶奶們呢。」話未完，見賈母處來了一個小丫頭找劉姥姥，道：「老太太知道姥姥來了，請過去說話。」劉姥姥道：「我正要過去呢，又累你小姑娘跑一趟。」說著連忙轉身跟小丫頭走了。寶玉便叫麝月放下了鴛鴦劍。湘雲、黛玉正和寶釵在裡間閒坐，聽劉姥姥去了都走了出來。寶玉笑道：「你們總說劉姥姥的話是撒謊，剛才你們可聽見了。」黛玉道：「焉知剛才說的話是真的？你瞧見這個蛤蟆精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底下這女子還來見你們呢，問他就是了。」寶玉話未完，聽得寶琴在簾外笑道：「二哥哥要問誰？」一面掀簾進來，大家讓坐。寶釵道：「怎麼你不陪媽媽多住幾天，就過來了？」寶琴道：「我還去呢，因聽見一件奇事，裡頭還夾著可喜的情節，來告訴你們。」黛玉道：「你聽見了什麼事？快講給我們聽聽。」寶琴道：「就是我們這一位死鬼大嫂子說的，他不是我家的媳婦，原來是討債的。他前生是一個販洋貨的大客人，第一會到咱們行裡交易有十來萬銀子的貨，跟他的小伙計給他錯上了帳，這個人回家就病故了。後來算帳短了幾千兩銀子，是他的小伙計錯給咱們了，也不是有心瞞昧他的。轉世過來，這客人投了大嫂子，小伙計投了香菱，冤冤相報，碰在一堆兒，要了結這宗公案。香菱該遭大嫂子磨折死了，還要陷害咱們吃官司花用這項銀子。幸虧香菱的父親已得道成仙，親到森羅殿問明案由，與閻王判斷，咱們並非有意昧財，香菱亦係無心之過。這幾年鬧得舉家不安，香菱受其毆害不少，已足相抵。判大嫂子善終，另去投生。這不是一件奇事嗎？」

寶釵道：「這些話是誰說的呢？」寶琴道：「我聽媽媽說，都是大嫂子死了去醒轉來告訴了媽媽這些話才咽氣的。」寶釵道：「這也算不得喜事，你說還有可喜的情節又怎麼樣呢？」寶琴道：「大嫂子還說，他死後香菱合該扶正，等到十月初一，叫香菱到西門天齊廟燒香，有親人相見。這不是可喜的事嗎？」

寶釵聽了，將信將疑。惟有寶玉聽不得這些話，便替香菱連聲叫好。黛玉道：「香菱的委曲也受夠了，果然這樣辦法，已是應該的。」寶玉道：「等薛大哥回來，只要媽媽作主，不怕薛大哥不依。明兒請媽媽過來，你們就和媽媽說停當了也好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我大哥還沒回來，要你忙什麼呢？你不知道，我頭裡在家見嫂子和香菱鬧得利害，還叫香菱跟著我，如今嫂子死了，便沒有他這些鬼話，也想同媽媽商量辦這件事呢。就是天齊廟有親人會面這句話，且等到十月初一看驗不驗。」於是大家又議論一番。

寶玉因鴛鴦劍又斬了妖，想起柳湘蓮托他之事，便走出園來，叫了李貴來吩咐道：「你去打聽東府裡大奶奶的妹子三姑娘，他的棺木停在那裡，可曾埋葬？看了來告訴我，還有話和你講。」李貴道：「不用打聽，那棺材就是璉二爺在外邊置的新屋子裡抬出去城外埋著，那時候因沒人經理，由這些做工的胡弄局兒。今年多下了兩場雨，奴才前兒出門去看個朋友，從那裡走過，看見那塚上淋的泥都塌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既這樣，你去請陰陽選個日子，把磊的磚都拆了，定燒磚壙一副，叫他們工料都要認真，好好砌起一座壙來，就是你去監工。」李貴應了一聲「是」，打了一個千道：「整萬兩銀子工程都派別人去了，爺再想不出差使來，叫奴才去刨墳掘墓，也是爺的恩典。」

寶玉道：「底下有好差使派你去就是了，好好的辦去，等到完工的日子回我知道，我親自要去祭奠呢。」吩咐畢，回進園中。

到了瀟湘館，又提起香菱的話。黛玉道：「香菱眼擺著有個出頭了，你倒替他性急，我托你的話到底什麼樣了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和我說什麼話？」黛玉道：「玉釧妹妹的事你就忘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有個同年是甄老伯家的遠族，年紀還輕，現分在部曹，與你兩村先生也有世誼。前兒托兩村先生去說親，甄年兄也願意，怕家裡又定下親事，不便就允，等他家信出來才定局。我打聽他是寒素出身，一時家裡未必就對出親來，總在成功這一邊居多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不該央兩村先生作媒，他是十說九不成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那裡的話，只要是姻緣，與媒人什麼相干？」二人又說了些閒話，寶玉自到怡紅院找晴雯、紫鵑玩笑去了。

一日，黛玉想起寶釵成親後總沒見他戴過從前常戴這盤金鎖，有意把孀娘送他這一盤戴上來見寶釵。才進蘅蕪苑，一股清香撲鼻，見兩旁湖山石上上下下蔓的藤蘿，時近重陽，猶蒼翠欲滴，結的紅豆累累，如珊瑚一般可愛，覺比瀟湘館另有一種雅趣。心中想道，屋子是要人住的，如今雖當秋令，陰氣肅殺，倒不比夏初同他進來這一回的淒涼光景。一頭思想，來至寶釵房內，見李紈、探春先在裡邊，各自隨便坐下。

寶釵見黛玉掛的金鎖，釘眼看了半晌，忍不住開口問道：

「妹妹向來沒有見你戴這盤金鎖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這盤金鎖為什麼總沒戴？我先要問姊姊的金鎖那裡去了？」寶釵猶未答話，探春先笑道：「就是這件事，我和大嫂子留心訪察了一年，總不得底裡。先前太太打發玉釧送還你，我見了原就要問的，因別的事打了岔去，後來沒見你戴上，也就混忘了。今兒三對六面，連大嫂子也在這裡，這疑案可該破了。」黛玉道：「疑案又是怎麼樣的？你們先把這疑案講給我聽聽。」李紈接口道：「上年寶妹病凶的時候，找他常戴的這盤金鎖給他妝戴，許多人找個翻江沒有蹤影。鳳丫頭道，屋子裡丟不了東西，疑心小丫頭們偷了去，又要到底下人房裡去搜檢。」

幸虧三妹妹周旋了這件事，說金鎖去得奇怪，同他二哥哥這塊玉一樣。那時候也不用取什麼吉慶話，別的拿一盤戴上，等他們慢慢的找，後來也總沒有下落。今兒見了你戴的，可巧鑄的字樣相同的，像就是這一盤，或者其中有個來由，所以我也要問問妹妹。」

李紈話未說完，紫鵑在鶯兒屋裡聽見，忙走出來就把金鎖的緣由細細講明。李紈聽了默默會意，寶、黛二人合有金玉姻緣，天工佈置巧妙，真難測度。探春道：「如今這件事已明白了，大半可知就是這盤金鎖了。但好好在屋子裡的東西怎麼失去了？還得問寶姊姊。」

寶釵只是笑而不言。探春見寶釵不肯明言，知其中自有緣故，上緊問他根究。寶釵不能隱瞞，只得笑道：「原是我嗔恨他，瞞著鶯兒這班人擦在火盆裡的。後來怎樣混出去，連我也不知道了。」李紈、探春都笑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於是，大家又談論了一會夏金桂的事，李紈、探春先走了。

黛玉把金鎖褪下送還寶釵，原璧歸趙。寶釵再四推謝道：

「這合該是你的東西，豈可還我！」黛玉道：「我已有了娘娘賞那一盤，這一盤送還了你，豈不是你我都有了！如今何必又分彼此？」說著，便將金鎖遞給鶯兒，寶釵也只得受了。停了半晌，才開口道：「你病好回家這幾時，咱們總沒見面，聽說你的脾氣都改了，我還不信。此番相聚一個來月，真看出你來了。你待媽媽的情分我都知道，感激不盡。難道你未卜先知我要附體回生，還到這蘅蕪苑來住的？真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。」

講到他為了你去做和尚，就我這一面看起來，未免忍心。其實早有這句話，也怪不得他。至於你的苦處也知道，但是我做女孩兒，我的媽媽做了主，叫我怎麼樣呢？你自然該原諒我。我說一句不怕你惱的話，你以前的存心行事，也太古怪，夠欺壓人的了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說我欺壓人，上頭是天。」寶釵道：

「不說你如今，說的是從前，你自去想罷。」黛玉沉思半晌道：「咱們早知道可以像如今這樣，在一堆兒過一輩子，你我都不是遭意外之事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說這句話一點也不錯，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。」黛玉道：「別的話也不用講了，我怎樣脾氣古怪，你到底說一兩件我聽聽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也說不得這許多，編幾首《竹枝詞》給你聽去。」說著一頭想一頭寫，一首一首的遞與黛玉看，道：

老媽因便送宮花，順路分來禮未差。
情分一般皆姊妹，爭先畢竟讓誰家？
奇方海上制應難，荷蕊梅花共牡丹。
自是傳來醫熱症，何須著意冷香丸？
偶然雪夜暖瓊酥，酒自宜溫話不誣。
何事旁敲來刺語？故嗔侍婢送銅爐。
詼諧談吐欲生風，行動何曾一返躬。
羅帕輕拋因底事？天邊呆雁笑怡紅。
年來未展翠眉顰，蝶怨鶯秋豈為春？
乞到微生鄰院去，不容人戴赤麒麟。
自家多淚不為奇，反指旁人作解頤。
一自怡紅承夏楚，滿缸誰把棒瘡醫。
較量身材瘦與肥，如簧相詆不知非。
馬嵬千載思芳躅，媲美難當楊貴妃。
杯弓蛇影古來聞，暗裡難將黑白分。
試問身旁棕拂子，可曾羅帳逐饑蚊？

黛玉看道：「倒虧你好記性，拉拉扯扯，連人家和你取笑的話也編派在我身上了。算數了罷，不必再謔下去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如今也不必說人家自己，從前之事概付東流。我同你兩個人竟不算死後還陽，只當過投胞胎到大觀園裡來，了結前生的情緣孽債就是了。」

正在說笑，寶玉進來。見了這幾首《竹枝詞》，有知道的事，也有不知道的事，不過他們追敘舊話，鬧得嘲笑之談，看畢隨手搓了個紙團兒擲了。寶釵道：「怎麼把我寫的毀了，又怕得罪你林妹妹？今兒當你林妹妹在跟前，我要問你一句話，可要抖出良心來說，不許口是心非。你待林妹妹和我兩個人，到底和那一個好？」寶玉道：「都好。」寶釵搖頭道：「只怕未必。為什麼林妹妹死了你去做和尚？我死了你做了和尚倒還俗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別講做和尚不做和尚，夫婦之情總是一樣的。」寶釵冷笑道：「你說到夫婦之情，這會兒沒有外人在跟前，我說一句話，我先前只當你做了幾個月姊姊，算不得夫婦。只有……」寶釵說了「只有」兩個字便住了口。黛玉道：

「只有什麼？怎麼不講下去了？」寶釵道：「講下去怕你著惱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們的事與我何干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們的事倒偏有你，這些話我也說不出口來，你私下悄悄去問他就是了。」

「寶玉笑道：「如今呢？可不像姊妹了，還有什麼話說呢？」寶釵聽了，笑臉微紅，便默默無語。

寶玉又道：「別的事都算我的不是，為什麼林妹妹回過來，好端端在瀟湘館，後來要回家去，你也聽了人家瞞著我不說句真話呢？」寶玉詰到這裡，寶釵竟無詞可答，寂然半晌，只得勉強支飾道：「何嘗不和你說過實話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屈天屈地的，你幾時和我說過林妹妹病好的話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做祭林妹妹祭文給我瞧，我說題目不切文章，明明對你說：人還活著，何為祭文？你自己解不透。」寶玉想了一想道：「果然有這句話的。這時候我心思昏亂，那裡想得到呢？」黛玉道：

「你做的祭文在那裡？給我瞧瞧。」寶玉道：「悻悻悔悔的事，還瞧他什麼？」黛玉道：「古人如陶靖節之自祭，司空表聖自著墓銘，最為曠達。今及身而見祭我之文，更為千古美談。」說著立刻索取。寶釵道：「這稿紙不知擦在那裡，還得去問襲人。」

黛玉便令小丫頭去叫襲人來，寶玉與他細細說明，叫去找尋。襲人道：「我也記起有這件東西，如今屋子都搬騰過了，怕一時沒處找呢。」說著連忙回去叫了麝月，同去找這稿紙。找了一會，在寶玉書箱裡頭找著了。麝月道：「不知可就是這不是？再沒有別的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上年林姑娘回南上一天，我見二爺寫的多分就是這個。」

襲人接過，便至蘅蕪苑送與黛玉看，道：

嗚呼！三更雨夜，鵲啼淚以無聲；二月花朝，蝶銷魂而有夢。追憶仙游舊境，恨三生債自難酬；朗吟莊子遺編，悟一點靈應早毀。維我瀟湘妃子，髻年失侍，內賓依舅氏之門；夙慧能文，進士競關家之號。妝台弄粉，向無同櫛之嫌；繡榻橫經，不異聯牀之友。茜窗剪燭，共寫龍華；苔徑牽衣，同扶鳩杖。

戲解連環九九，消長日以怡情；閒尋曲徑三三，錢殘春而覓句。

詞勒螭蟠碑上，蘭室增榮；才傳鳳藻宮中，椒房志喜。綺閣悟參禪之諦，直勝談經；繡闈拜問字之師，無須載酒。賈勇續金箋一五律，杏簾獨冠群芳；補荒臨玉版十三行，鬆墨真貽至寶。

吟詩結社，字疑香圃；搜來集豔，成圖室貯。水仙作伴，敲枰落子，饒有餘閒，擊鉢留音，何須索句？落紅塚畔埋香，竊步芳蹤；櫳翠庵中試茗，叨陪韻事。折絳梅於雪裡，溫酒宜寒；杼彩線於風前，慧心格物。剪通靈之穗，規過增漸；收拭淚之巾，邀憐知感。詎意雙鸞忽兆？驚聽綠綺之音；無端讖語先成，謬改茜紗之句。鷓鴣春老，絮欲沾泥；鸚鵡詩傳，花誰埋塚。

似曾相識，乍逢訝有前因；畢竟非凡，永訣難憑後果。聆歌樹霓裳雅韻，已傳小像於登場；拈花枝曉露清愁，早逗元機於宣令。試認粉筠，個個淚沾常斑；空餘香屑，重重吐絨尚豔。夢風軒裡，堪摹入畫之容；蘆雪亭前，難覓聯吟之侶。籬畔如來問菊，孰意悲秋？池邊留得殘荷，阿誰聽雨？綠窗明月，尚留垂露之箋；青史古人，已渺駢雲之駕。門寒圖在，尋蹤許問霜娥；焦尾琴亡，遺響空悲月姊。乞借仙莖之粒，化丈六金身；擬浮宿海之槎，渡三千弱水。昔聆侍■戲語，驚魂早渡江鄉；今嗟仙佩遐升，濁魄難追碧落。看攝影花飛隨去，問盡頭天在何方？記前言於漏盡燈殘，早驚塵夢；泐寸臆於天荒地老，聊慰泉台。云爾。

黛玉一頭看，一頭想：難為他把頭裡瑣瑣屑屑的事都記在肚子裡，寶玉真是知己。我就當真死了沒有回過來，留此一篇祭文，雖死猶生。寶玉坐在一旁察看黛玉神情，怕他見了祭文傷感，便在黛玉手裡奪過去火燒化了。黛玉道：「這又何必？留他瞧瞧有什麼使不得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們兩個人的古典，是那裏張羅來湊成這一篇？將來林妹妹過八十歲生日，就把這篇前後改換幾句，可以當得壽文的。」

黛玉道：「別要嚼舌了。姊姊你提起生日，咱們的生日上半年已經過的了，等到明年再講。這九月初二是鳳姊姊的生日，咱們倒要給他玩鬧一天，老太太也是高興的。」寶釵聽了笑道：「就怕像頭裡鬧出緣故，兩口子又打起架來，怎麼樣呢？」黛玉也笑道：「咱們索性把鳳丫頭灌個醉，吃夠了酒，自然不去吃醋了。」二人正在說笑，寶玉坐在一旁只是呆呆的出神，並不搭言就走開了。黛玉道：「這不又是一件奇事，他是無事要生出法兒來鬧的，今兒為什麼聽替鳳姊姊做生日的話，倒冷冷的走開？忽然發起什麼心事來了？」寶釵道：「這個我也猜不透。」他二人商議已定，便同去和賈母說了，賈母果然高興。到了初二日，傳梨香院內兩班女孩子。早上吃麵，午間酒席就擺在議事廳上，一賀生辰，二為酬勞的意思。開戲後，不約而同，座上走了寶玉和玉釧兩個人。黛玉悄悄叫秋紋、碧痕分頭去瞧他們。碧痕去不多時，來回道：「剛才出去碰見跟玉釧姑娘的小丫頭說：『他姑娘到園子裡東南角那邊拈了香回來，換衣服去了就出來的。』」還說：「二爺也在那裡回來了。」話未完，玉釧與寶玉先後進來。眾人都沒理會，惟

黛玉心上已猜著他們幾分。是日盡歡而散，書無可紀之事，不必細表。

過了幾日，這天寶玉一早起來，走出園去到清客相公房裡坐坐。見嵇好古與詹光早就擺局，程日興、王爾調坐在一旁觀看，見寶玉進去，便都站起來笑道：「世老先生久不到敝齋來賜光了，今兒難得移玉至此。」說著，程日興讓寶玉坐了，自己又拉了一把椅子過來，擺在旁邊仍看下棋。他兩個人各下了幾子，詹光要另尋劫打。寶玉指道：「這一著不應他，不是這一大塊黑棋都沒有了嗎？」詹光算了一算道：「幸虧世老先生提醒這一著，竟看不出來呢。」嵇好古道：「向來從沒領教過，倒不知世老先生手談亦甚精明。」程日興道：「我聞說，世老先生這兩位夫人都是高明的，自然是刑於之化了。」嵇好古笑道：「程兄的通文，好似趕老羊，叫了個倒通了呢。」寶玉忍不住地笑起來，程日興臉上一紅。

嵇好古連忙把話岔開道：「正是，我們求世老先生的單條字幅，好幾年來還沒見惠，如今的筆墨，可是越發難求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什麼話！如不嫌棄，過兩天塗幾張奉送補壁就是了。」程日興道：「且慢說求字的話，世老先生的喜酒我們都擾過了。但詹、王二兄原是冰人，世老先生該替已端整幾樣好菜謝謝媒，牽帶我與嵇兄做個陪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一定要奉邀。」王爾調道：「聽說令姪的文章很得意，自然是恭喜的，咱們先擾了令姪的喜酒再講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正為此在這裡打聽。今兒放榜，早該有信了。這會兒鴉雀無聲，怕沒想頭了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聽一棒鑼聲喧嚷進來，不知的是賈蘭？是賈環？且看下回分解。